

散文·自然物语

海棠花未眠

□安小悠

一到春暖花开，我总想为我的海棠花写点什么，可提起笔来又放下。我不知道从何写起，那一树海棠花，仿佛并不开在今生，而是开在我的前世。

小时候，村东头有一棵海棠树，生在池塘边，长在村东头孩子上学必经的路上。春天海棠开疯了，铺天盖地全是花，孩子走在下面，花瓣会落在他们的头发上、书包上或衣服上，我觉得美极了。虽然我住在村西头，但常常绕了道，只为那一树花开，只为那一阵风来，只为那飘落的花瓣也能落在我的小辫上。

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那棵海棠树究竟长了多少年，从我记事起，它就长在那里，笔直的树干上顶着伞状的树冠。虽然在池塘边，却并未向水生，颇长的身姿亭亭玉立，高大却并不丰腴，在花开季节，水面青青，倒影随水波摇曳，像仙女翩跹。

池塘里有野生的小鱼，春天格外欢畅，花瓣落在水面，它们对着花瓣吹泡泡。还有成群的蝌蚪，拖着小尾巴，在水边逐着花瓣游来游去，有时蝌蚪多了，又游得极快，会变成一道黑色的闪电。调皮的男孩子，总会在放学后捉蝌蚪，但蝌蚪极聪明，身体极滑溜，即便被捉，也很快从指缝中溜走了。

春天一树花开，每当风过，海棠不说话，但我却听到它在唱歌，那是林籁泉韵，极清新。每每从树下走过，“在你身后摇落一地的，不是花瓣，是我破碎的心”，因这一棵海棠树，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童年的道路变成了诗里行间。

我们都爱海棠树，但大人们却觉得，那棵海棠只会开花，从不结果，且花不香，还是白色的，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嫌弃白色的花，觉得既不好看，也不吉利。他们很早就想砍掉海棠树了。有一天，大人们要将池塘用土填满，在上面建一个厂房，便顺理成章砍掉了海棠树。那时我还小，但还是用尽所有勇气说：“能不能不要砍树？”……但没有一个大人会顾及一个孩子的感受。

在海棠树被砍掉以后，我的童年再没

有一朵花开。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因为一棵树被砍掉而难过得掉泪。奶奶说，树只要不挖根，第二年还会发芽。所以我相信那一树海棠从未真正睡去，即便它在来春并未再发芽，但在我的记忆里，海棠花未眠，鲜活如当初。

明代《群芳谱》记载：海棠有四品，即西府海棠、垂丝海棠、木瓜海棠和贴梗海棠。我不知道童年的海棠树隶属什么品种，后来翻阅典籍，觉得应是木瓜海棠。若说我的童年始于一棵木瓜海棠开，那么我的少年则始于十里垂丝海棠开。

那是在洛河的浅滩，一望无际种的全是垂丝海棠，春来花开，洛河两岸十里红装，人在树下行走，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头顶是花，脚下是花，伸出手去，拥抱的还是花。

垂丝海棠一旦开放就是“怒放”，她毫不怜惜地将花全抛在枝头，垂英袅袅，漫天飞花，海棠花一簇簇镶在枝条上，枝条垂下来，可谓“千朵万朵压枝低”，风吹过而风姿伶人，宋代杨万里有诗“垂丝别得一风光，谁道全输蜀海棠”，正是垂丝海棠的神韵所在。

凑近点看，半开的海棠像个小号，仔细聆听，仿佛能听见“滴滴滴”的号角声；花骨朵是一粒小红豆，被绿萼环抱着，好似翡翠酒杯里盛满葡萄酒，单是放在鼻尖轻嗅，已然心醉；全开的海棠花瓣呈玫瑰红色，朵朵弯曲下垂，每朵花都有一根细长如丝的花梗，仿佛是一双手托起一张粉扑扑的脸蛋，既呆又萌。

那时 Jeremy 还是个眼睛亮晶晶的少年，他家就在水岸，我太羡慕他有这样的十里海棠。那年我去找他，他在海棠树下接我，风吹开海棠花瓣，也吹起他的白衬衫。他轻轻牵着我的手，在海棠林里行走。我们并未说话，沉默的空气里传来快速的心跳声，还有海棠花瓣落下的声音，他的手心渐渐有了汗。没有风，鼻子里却满是馨香，好像还有点淡淡的薄荷香，后来我才明白，也许，那是爱情的味道。

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当我明白时，他已去了远方。海棠花再开时，我再也不可能去找他，那个带我看花的少年，丢在了我的后知后觉里。

以后很多年，每当看到垂丝海棠，我都会想起 Jeremy，那绵延无尽的海棠花，静静地垂着，垂丝，垂思，像是一场无尽的道别。我从未想过他会离开，就像我从未相信海棠花会眠。在海棠树下，我能想到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海棠未眠，春风正好，你我正当少年时。

为了写一篇游记，我和同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神州鸟园，沿着南湖行走，贴梗海棠花开得正好，火红的花瓣像一团火，沿着湖岸尽情“燃烧”。

何为贴梗？这名字简直妙绝，所有的花都贴着枝条开，花梗极短，仿佛直接镶在上面。贴梗海棠花色红艳，花朵三五成簇，苏东坡有诗“只恐深夜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说的应是贴梗海棠。

贴梗海棠枝条曲折似梅，花型也似梅，五花瓣，只是比梅开得热闹些，许是春来万物复苏的缘故。虽说踏雪寻梅极妙，但总觉得梅开时冬季未免单调了些。初春，柳只是泛翠，其他树仿佛还在沉睡中未苏醒，草虽露了头但也未席卷大地，花儿也只有零星几朵，唯独这贴梗海棠，“占春颜色最风流”。

我们顺着海棠花开往前走，“海棠院里寻春色，日炙荐红满院香”，有花枝从假山缝隙延伸出来，枝枝朝上攀爬，却找不到其根扎在哪里，似破石而出，让人不得不感叹生命力的强大。我的眼睛被午后的阳光刺到了，一瞬间的炫目之后，天空复蓝，仿佛将我从沉闷的现实带进一种明晃晃的迷幻空间。

我定了定神，看到有枝条从石涧自上而下延伸至湖面，湖水绿得浓郁，这样的画面组合，带着浓浓的仙味。这时，一尾小金鱼画着涟漪向我游来。我屏住呼吸，生怕吓到了它，等待一幅《小鱼海棠》，小鱼如此可爱，怪不得那掌管海棠花事的少女椿，不惜违背族人戒律，逆天而行也要守护它。

湖心是一个“原始”小岛，说它原始，是指它“中无杂树，芳草鲜美”。在都市里待久了，有这样一处小岛，让身心都沉静下来，脑海里勾勒出陶潜的“世外桃源”。如果有竹筏，滑向湖心岛，采一朵蘸水海棠，悠然见夕阳，这个下午就完美了。

一朵花（外二首）

□孙亚洁

嘘！请不要大声喧哗
你听，一朵花
正在用湖水说话
用暗香走路
用花蜜刈割尘世里所有的苦

一朵花在原野，在草坡
在岩缝，在天涯
一朵花，无论开在哪儿
都有其明媚而细小的一生
都有着不为人知的
寒冷与疼痛

只一眼

只一眼，便省略了千年
那些逝去的水，开始
一一返回
那些迷途的词语
都找到了自己的家门

所有的风，都是秋风
不停地翻动
落叶上覆盖着的泪滴
每一粒泪滴里，都养育着
一尾鳞片耀金的鱼

所有的花
都只能开在午夜
所有的花
都会咬破更深露重的屋顶
仰望着星星

无题

爱，就是你
独立于我绵延起伏的心田
像一束沉默的花
开在黎明前的荒草滩

尘世里的风，不停地吹
每一次风过
引颈远望的香樟树
都会洒下点点滴滴的痛
一个人在树下写诗
一个人在树下
埋葬破碎的影子

岸边头顶白雪的芦苇
一直醒着，隔岸观火
而火，在浓稠的月色里
寂静地高挑着
像一个人的心疼
盛开在密封的酒瓶

散文·美景履痕

沙澧河畔，十里花香

□郑曾洋

阳春三月，春风吹绿沙澧河岸，街边、游园、河畔……春花烂漫，万紫千红，漯河这个美丽的中原小城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沙河岸边，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一株株桃花。沙河水宛如无瑕温润的碧玉，而在绿水秀波的映衬下，岸边的桃花更显鲜艳娇美。那一株株、一枝枝、一串串，红的像火，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分外招人喜欢。眼前碧水潺潺，身边桃花正艳，置身于沙澧河畔桃花林，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大人小孩，姑娘小伙，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或与这娇艳的桃花合影。“人面桃花相映红”，沙澧河畔这桃花源一般的胜景，让前来赏花的人流连忘返。

嵩山路及遍布河堤两岸的梨花，也是漯河一道靓丽的风景。你看，雪白的花朵

成堆成串，如白雪压满枝头，如素练挂满林梢。尤其是微雨过后，“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那素洁淡雅、玉骨冰肌的花瓣，更是惹人怜爱。尤其难得的是，嵩山路上这样一片洁白无瑕的花海，竟位于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闹市边上，于喧闹中寻求一份宁静，于繁杂中展现一片淡雅，更是难得。

嵩山桥北河堤南北两侧，最吸引人们的是那一树树玉兰花。玉兰花大概是除了迎春花外首先向人们通报春天到来的花吧？难怪又叫望春花。玉兰花开异常惊艳，迎风摇曳，宛若天女，仪态万方。尤其是林海园附近，洁白的玉兰，青青的河柳，碧绿的流水，还有玉兰树下打太极拳的人们，真是和谐自然，春色无边。

沙澧河风景区到处可见盛开的海棠，特别是那株株西府海棠，粉红色的花瓣，里面鹅黄色的花丝，在绿叶衬托下，羞羞

答答，娇艳欲滴，也难怪陆游有诗赞曰：“猩红鹦绿极天巧，叠萼重跂眩朝日。”微风吹来，海棠花随风摇摆，还未完全绽放的海棠花犹如一个个小铃铛在枝头轻轻摇动，似乎要发出清脆悦耳的春之声。

红叶李是漯河最常见的花树，沙澧河畔、各个游园、道路两边多有种植。彩虹桥附近也有大片红叶李林，一树树红叶李花，如云似霞，在阳光下格外妖娆。微风吹来，花瓣随风飘舞，处处弥漫幽香。

看油菜花何必去婺源？三月的沙澧河畔，还有乡下田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海成为最美的风景。大人在油菜花丛中拍照留影，小孩子欢叫着追逐蝴蝶，红扑扑的笑脸和黄灿灿的菜花相映，让人一下子就想起杨万里的那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好有生活情趣。

最美三月，大美漯河。朋友，来吧，沙澧河畔欢迎你。

